

女性公案：季總禪師之性別智教化

蘇美文*

提 要

明末清初的女性禪師季總行微（1606-1658 尚在），於南嶽受山茨通際禪師（1608-1645）教化而悟道，到了江南，萬如通微（1594-1657）付予臨濟法脈。自此在江南隨緣開示，也住持禪院弘法利生，教化時機鋒峻捷，句意玄新浩闊，引來時人大為讚歎。筆者將女性禪師的教化分為「禪教化」與「性別智教化」二個面向，而本文期望對季總的「性別智教化」有所探索與論述，亦即她對女性教化時的智慧與方式，與由此視顯對男居士的特別教化。本文於提出問題、定義「性別智教化」、介紹生平之後，分為三個部分論述：一、自稱、他稱與大丈夫之稱呼。二、對女修行者的教化：（一）、大道本自現成，何分女相男形。（二）、善用女性公案。（三）、信取自己。（四）、機鋒、悟境的女性描寫。三、對男居士的教化：（一）、善用男居士公案人物。（二）、警戒文字知解之障。其中，女性公案的善用，實踐著臨濟公案參悟的禪法，也能破斥性別偏見，勘破女修行者卑於女劣、怯於悟道之想，打通女性心脈，確立女性自信，形成自信典範，導引女性悟道，具有適性、貼切於女性的特性，是季總性別智教化的主軸與最大特色。

關鍵字：季總、性別智、公案、女性禪師、佛教女性

2011.04.18 收稿，2011.06.20 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佛法根本內涵如三法印、緣起性空等，皆無關性別，禪法者如參話頭、默照禪等，亦是如此，但教化對象千差萬別，教法常會依對象的不同，施以不同的切入方式，所謂觀機施教也；其中，「性別」是否也是所觀之「機」的一種？亦即性別差異是否形成教法上的不同？又，當女性成為弘法師，特別會觸及這個問題，於禪宗而言，作為女性禪師，在禪法教化上，是否會針對女性而有不同的教化方式與內涵？

性別差異是否形成教法不同？這個命題有其成立處，但並不代表性別的差異「必然」形成教法上的完全不同，亦即有依性別施教之處，亦有無關性別，或依人而設，或一體適用處者。觀諸女性禪師語錄的內容，無關性別、無突顯性別議題的禪法教化者佔了多數，關乎性別者，或偶然露出，或以女性視角將之突顯，才會具體而微的出現；這亦與文獻性質有關，「語錄」是為悟道而設，不為性別平等而發，所以無明之解除是重點所在。但是，當弘道主體是女性禪師時，這份偶然露出或可被突顯的性別之機之教，不管是對女性禪師本身，或對女性禪師的弟子，或對禪宗與女性、現代人的性別議題等，都特別有意義，所以筆者依此將之標為「性別智」，而無關性別的禪法，則稱為「禪教化」。所以討論女性禪師的禪法（女禪）時，就可以分成「禪教化」、「性別智」二個面向，而對於季總的禪法，「禪教化」部分筆者已另文處理，本文先從較具特色的「性別智」來切入。

所謂「性別智」，是性別智與性別教化的合稱，是對性別的智慧，以及依此智慧所行的教化實踐，因為智慧可以統攝教化實踐，所以以「性別智」統稱。而此處之「智」，以佛法的三智為內涵，

亦即根本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根本智者，實相空也；道種智，實相有也；一切種智，是前二種智慧融合的圓滿。根本智，掃除一切差別相，盪相遣執；道種智，入差別相中引導眾生，即相顯空。所以依根本智來說，大道無分男女，破除男女差別相，依道種智來說，正視男女差別相，適性適機給予不同的教化。而二種智要能合融並用，靈活善巧，方為圓滿。所以「性別智」，是對性別差別相的勘破遣執，也是對性別差別相的明了善啟，亦即不一定只以勘破性別的分式呈現，亦可以是區分性別、適性於性別的方式呈現。

明末清初女性禪師季總(1606-1658 尚在)，來自南嶽，與另一位在嘉興的女性禪師祇園(1597-1654)，法脈輩份相當，年齡略小，其循溯長江到江南弘法，萍蹤處處，禪教大開大合，非常具有特色。作為一位禪師，她機鋒峻捷，句意玄新浩闊；而作為女性禪師，季總也顯露具象徵意義的女禪教化痕跡，亦即有針對女性的特別智教化，以及因此襯顯出的對男性的特別教化，這些性別智教化痕跡與她浩盛的禪法教授相比，時時在矣，也具體而顯，表現她對此面向的特別用心。

同一時期的女性禪師祇園，筆者曾根據語錄文本，分析其性別智教化是屬於隱性、基礎的，表現在體性上，以自身成證「無男女相」，在教化論述上，則是「無『無男女相』」，不必特別強調「無男女相」，所以是屬於自身成證型的性別智；¹然而季總卻有所不同，她有特別明顯的性別智教化，是屬於區別性別、適性、體貼的，其主軸是「女性公案」的運用，以下將對此加以論述，以

¹ 請參見拙作〈伏獅女禪：祇園之禪教化與性別智〉，《臺大佛學研究》15期（2008年6月）。該文對性別智有更完整的討論。

呈現季總的性別智教化。²

季總本身是女性，她有許多女性弟子，包括比丘尼、女居士，亦有不少男性弟子信眾，即是男居士，因此本文分為三個面向討論：一者，自稱、他稱與大丈夫之稱呼。二者，對女修行者的教化。三者，對男居士的教化。在討論之前，先簡介禪師生平，以明其簡歷。

二、生平簡介

季總禪師，法名行徹，湖南衡州府人，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夜出生。父親劉善長，母親宋氏，是官宦名門之後，嫁陳氏，生二女一子，後寡，迴心修道，上衡山向山茨通際(1608-1645)禪師請益，參究話頭，勇猛精進，最後於其座下有悟，三十四歲出家，在衡山結茆隱修十二年。

後來山茨棄世，守喪之後，四十五歲的她持杖參學來到江南，禮拜祖塔、參訪大善知識，於江蘇宜興龍池山遇見萬如通微(1594-1657)，萬如見其當機不讓，道器不凡，便付予法嗣傳承，成為臨濟下第三十二世法脈。

季總在南嶽，於山茨座下悟入出家，無奈山茨去世的早，未及受其法脈。山茨是天隱圓修(1575-1635)弟子，萬如則是密雲圓悟(1566-1643)弟子，天隱與密雲同出於幻有正傳(1549-1614)門下，當時臨濟禪門就這二系最盛，而密雲一系更勝一疇。季總在天隱下的山茨處有悟，卻在密雲下的萬如處承受法脈，對季總而

² Beata Grant, *Eminent Nuns: women Chan Master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第六章亦對季總禪師作介紹與討論，作者採夾敘夾論的方式，著重性別與宗教文化、社會文化的角度論述。本文則是在禪法教化的內涵下，作性別關係的思考論述，進路有外內之別。

言，山茨是啟悟之實的老師，萬如是給予法脈之名的老師，外顯萬如之嗣，內蘊山茨之法，所以季總自謂「花開南嶽，果結禹門」，³「始得省於南嶽，繼嗣法於龍池」、「推倒南嶽峰，吸盡龍池水」，⁴兩條師承同時落在季總身上。語錄中不管是季總自己或學人，也經常同時提到這兩條師承，以及由此提拈南嶽與蘇州，或對舉，或連動地來顯機鋒。而且這兩位老師的語錄：《南嶽山茨際禪師語錄》、《萬如禪師語錄》，都記載下季總與他們的機鋒對話，能從男性禪師語錄這一面，見證女性禪師的修證，足見季總在師門的重要性，這是難得可貴的。

季總在江浙一帶各處被請上座弘法，例如嘉興國福禪院、當湖善護禪院、太倉積慶庵、盛澤圓明寺、嘉興如如庵等等，所至之處，她隨緣弘法，信眾也皈投禮敬，唯恐落後。

起先住持於興化普度庵，順治十一年(1654)，四十九歲時，當地的重要的護法居士三十位，由葉紹顥領銜敦請她住持於蘇州橫塘之慧燈禪院⁵；葉紹顥是當時著名的居士，從官場返樸歸真於江蘇隱居三十年，修證有成，還承繼朝宗通忍的法嗣，也為臨濟下三十二世。季總在此與江南重要佛門人物往來，深受重視，也在此大展禪機，以臨濟棒喝指示學人，機鋒峻捷，意句新玄，教化度眾。

順治十五年(1658)，她有歸鄉之心，應該在這之後回到南嶽，據康熙、《衡岳志》卷三記載：

³ 《季總徹禪師語錄》(以下簡稱《季總語錄》)譚貞默〈序〉，《嘉興藏》冊 28 (臺北：新文豐，1987 年)，頁 441 中。以下皆以此版本為主，之後不再標舉。

⁴ 分別見《季總語錄》葉紹顥〈序〉、張銖〈序〉，頁 442 下。

⁵ 《季總語錄》〈眾護法請住蘇州慧燈禪院開堂啟〉，頁 443 上-中。

季總徹禪師，衡陽陳婆子，住姑蘇慧燈禪院，晚歸南嶽淨瓶巖。上堂：臥雲深處不朝天，剖一微塵出大千……⁶

光緒、李元度《重修南嶽志》記載得差不多，她最後回到南嶽淨瓶巖：

季總，衡陽人，住姑蘇慧登禪院，晚歸南嶽淨瓶巖，嘗示偈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剖一微塵出大千，獅子吼斷黃金索，象王耕破劫初田，當機曾得真消息，火內重開五葉蓮」。

7

回歸淨瓶巖後，又歷多少寒暑？最後圓寂於何處？就不得而知。《五燈全書》記載她有一位嗣法弟子：「人華法庵主 頌明星悟道曰：『祇為貪他一粒粟，却來悞了半年糧，分明千古無人識，夜夜山頭空斷腸』（繼總徹嗣）」。⁸

季總留下《季總徹禪師語錄》（以下簡稱《季總語錄》），收入《嘉興藏》，當時著名的士大夫譚貞默、嚴大參、葉紹顥等，都曾為其寫序，語多讚歎，有謂見者稱譽「勝優曇」再現，爭歎「重來古佛」者：

……楚水吳山雲蹤始遍，單瓢隻杖萍跡著奇，凡有所止之鄉，靡不皈投恐後。歲在甲午，師開堂於吾蘇橫塘慧燈禪院，道風既被，法雨同霑，見者謂勝優曇，爭歎重來古佛。

⁶ 清·朱袞，《衡岳志》卷3，《中華山水志叢刊》山志卷32（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275。

⁷ 清·李元度，《重修南嶽錄》16〈季總〉。收入《中華山水志叢刊》山志卷31（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337。

⁸ 清·釋超永，《五燈全書》卷93補遺〈南嶽下三十六世隨錄〉，〈人法華庵主〉，《新纂卍續藏》冊82，頁524下。

因此居士們認為她的教化語句，應該列入《嘉興藏》印行的行列，譚貞默即言：

……如許白紙黑字，的的空谷足音，可使截斷眾流，亦可使乾坤函蓋，應效菩提流支彈指讚歎無已，仍作左行梵書流傳西土，俾西土沙門東向遙禮聖人，更應令楞嚴藏冊，妙麗莊嚴，添一重提魚籃賣策離，應化神通大作略，庶於慧燈普炯少分相應云爾。¹⁰

當時文人選集者亦注意到她，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王端淑《名媛詩緯初編》都收錄其詩作，端淑還曰：「且諸詠幽峭靈動，當是詩中郊島一流人物。閱其語錄，不禁神往云」，¹¹對她的作品下了「幽峭靈動」的評語。

三、自稱、他稱與大丈夫之稱呼

就性別角度來看，稱謂保留著文化累積，呈現社會的性別心向，觀察女性禪師如何被稱呼，這些稱呼的性別指涉為何，是一個有趣的面向。

季總的自稱，常是貧納、山僧、山野，也曾自稱煙霞道者，¹²也有以道場名自稱而曰：慧燈；而語錄裏唯一季總自己寫的（自讚），內容並無指涉自己的女性性別，語錄的其他內容也是如此。

⁹ 《季總語錄》張銖〈序〉，頁 442 下。

¹⁰ 《季總語錄》譚貞默〈序〉，頁 442 上。

¹¹ 清·王端淑輯，《名媛詩緯初編》26 縮集，選入季總之詩偈。清康熙六年(1667)清音堂刻本。引自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站掃描該書之資料，頁 26.5a-26.5b。<<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page-turner-3/pageturner.php>>

¹² 《季總語錄》卷 4〈壽體泉沈居士夫人五十看菊拈祝〉末後二句：「煙霞道者無私祝，聊借鴛湖拱壽觴」，頁 465 中。

僧之本義並非必指比丘，只是依俗預設為比丘而已，貧納、道者等都無關性別，所以季總在自稱上，不是使用無關性別者，就是運用預設男性的稱謂。¹³

他人稱呼季總時，語錄有禪師、季總和尚、季法兄之稱，這分別是無關性別、預設男性以及偏向男性的稱謂。有個特列是在語錄之外的《衡岳志》，在「季總禪師」之後，稱其為「衡陽陳婆子」（季總俗家丈夫姓陳），直接表達出她的性別與家庭倫理的角色，顯然這是當地鄉野俗呼之名，也留下夫姓符碼，但也因此襯顯語錄運用偏向男性的稱謂，其實隱含著對女性禪師的敬意。¹⁴

另一個觀察點是「大丈夫」的用法。季總曾向弟子信眾開示云：「大丈夫兒，向者裏捏碎虛空，騎聲盍色」，¹⁵這些弟子信眾有可能是女性，或男女皆有；向葉紹顥居士示法語時，舉陸亘問南泉、龐蘊參馬祖而曰：「彼既丈夫，我亦爾，豈肯讓伊獨賢哉」，¹⁶是舉男性例子來對男居士與自己說：我亦爾（丈夫）。倒是為其語錄寫序的葉紹顥，曾稱她「具大人相而為說法」，¹⁷從「大丈夫相」轉成無關性別的「大人相」，對季總來說，確實更為恰當順理。佛教對「大丈夫」或「丈夫」之用法，並非一定是男性，而是指勇於修道、修證有成之人，只是這些勇於修道的人多為男性，遂直截以男性稱謂來指涉，所以亦屬於預設男性的稱謂，而顯然季總

¹³ 所謂「預設男性」的稱謂，是指有些稱謂，字面上並無性別指涉，但社會上運用時，會被預設為男性，所以當有女性需要使用這個稱謂時，就會在此稱謂前加上「女」字，例如醫生，被社會預設為男性，若出現女性時，自然會被稱為女醫生，若是男性，則直指為醫生，不會稱男醫生。

¹⁴ 禪宗語言本有俚俗、直白、開放、親切、不避粗野的特質，所以語錄中亦有以「婆子」、「娘娘」等來稱呼禪宗女性，如燒庵婆、台山婆、末山娘娘等，而並無貶抑之意。

¹⁵ 《季總語錄》卷1，頁446下。

¹⁶ 《季總語錄》卷1〈法語〉，頁451中。

¹⁷ 《季總語錄》葉紹顥〈序〉，頁442下。

以這種預設男性的稱謂來通指勇於參悟的男女。

綜合觀之，從稱謂的角度來看，不管是自稱、他稱、大丈夫的用法，季總或他人都以禪門傳統方式來稱呼，亦即運用男性、預設男性或無關性別的稱謂來稱呼身為女性的季總；其中直接以男性名相表達的就屬「季法兄」與「大丈夫」之稱，比丘尼或女性禪師彼此之間，以法兄、法弟相稱，比丘稱比丘尼亦稱法兄弟等情形，這都很明顯是以男性名相，將本需中性或超性別的意涵，匯歸入男性主軸，所以整體而言，從這些女性禪師的稱謂，是看不出她的性別，甚至還會以為是男性。

一般而言，佛教的「丈夫」是「大丈夫」之省稱，雖說是以勇於修道、修證有成的內涵來定義，但因為使用男性名相，若是稱呼男性，沒有什麼問題，如果用來稱呼修道的女性，可以是解構、放寬「丈夫」的性別指向，也可能仍然是以「丈夫」為男性，將女性歸入男性群體內，而以勇於修道、修證有成者為男性才確當，這就類似轉女身為男而成佛的形式，認為仍以男性為成佛之身才確當。¹⁸

再根據《大智度論》對佛陀稱號「丈夫調御師」的解釋來觀察，其認為所謂「丈夫調御師」，是可以調教丈夫（男性），令其得道的覺悟者，而對「丈夫」一詞有疑者提問：

¹⁸ Miriam Levering 在“Lin-chi (Rinzai) Ch’an and Gender: The Rhetoric of Equality and the Rhetoric of Herois” 討論「丈夫」、「大丈夫」男性、英雄式的修辭與性別平等論述之間的空隙，其認為大慧禪師等，在使用「丈夫」或「大丈夫」讚美女修行者時，其實蘊含男性的優越感，雖然他們一再強調性別與修證無關，在悟道面前，性別是平等的。但筆者於此有不同看法，詞彙的運用當然可以反射使用者的內心，但並無法全面反應。參見 José Ignacio Cabezón (ed.), *Buddhism, Sexuality and Gend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 150.

問曰：女人，佛亦化令得道，何以獨言丈夫？答曰：男尊女卑故，女從男故，男為事業主故。復次，女人有五礙：不得作轉輪王、釋天王、魔天王、梵天王、佛，以是故不說。復次，若言佛為女人調御師，為不尊重。若說丈夫，一切都攝。譬如王來，不應獨來，必有侍從。如是說丈夫，二根、無根及女盡攝，以是故說丈夫。用是因緣故，佛名可化丈夫調御師。¹⁹

這段話以「男主女從」、「男尊女卑」的理由來解釋為何只用「丈夫」，而不用「女人」來稱呼。女身有五礙，所以男尊女卑；男為事業主；男主女從，提舉男性，女性便包括進來了。此處的「丈夫調御師」與「大丈夫」的「丈夫」意涵有所不同，前者為凡夫，後者是指修證有成者，甚至是覺悟者。但從這段解釋多少就能證明使用男性名相「丈夫」，確實是站在以男性為主軸的觀點，不過雖然是以男性為主軸，但並不排斥女性進來，也並非把女性當成男性，只是男主女從，舉男攝女。

不管是將女性歸為男性，獨尊男性，或是男主女從，舉男攝女，兩者雖有不同，但都還不免是在男性主軸中論述。所以進一步來思考，面對這些男性主軸的稱謂，身為女性禪師的季總並未採取破斥、遣執之作為，而且不只季總如此，目前所見的女性禪師亦皆採取隨順的方式，為何她們只是隨順，而不改變呢？我們無法有直接的答案。但就悟道者來看，世間語言本為因緣所生，本身即有局限偏頗，他們善用語言，有時可能是逆撥啟發，有時即俗隨緣，但隨俗運用不見得就心存偏見，就如同悟道者知東西南北等方位是緣起，非實有，但仍然會隨緣運用東西南北之名，

¹⁹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大正藏》冊25，頁72中-下。

也不因此忘失對其非實有的體悟；又如同佛法講「無我」，但佛經卻處處用「如是我聞」之句開首，這些開悟者為何不把「我」字改掉呢？我們都知道，其實重點並非在「我」字，而是運用「我」字背後的我執，如果此執不去，即便說非我、無我、去我等，亦是我也。用者無執，所用皆真，用者有執，所稱皆妄，性別的執取可以見之於名相，但反其名相，或直接用女性來指稱，也並不代表心相就無執無取，例如「陳婆子」之稱。何況《金剛經》的三段論法，清清楚楚地表達佛法面對名相的既存既遣：說是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運用在「大丈夫」一詞，即是：說是大丈夫，即非大丈夫，是名大丈夫。語錄中亦多有「大道無分男女」的教化，所以雖然名相稱謂依然，遣執盪相的機制卻也一直都在。而且禪師或女性禪師的生命重點並不專在性別平等的追求，而是在性別形成背後的貪愛，生命困境背後的迷網，滌消貪愛無明，解脫迷網煩惱，才是重要；無明既斷，萬法紛然本不礙心，名相細事，端看因緣，也不必事事著力掀翻。隨順名相稱謂，讓名相自我解構，不必非得以甲名相解構乙名相，這應該也是禪師們隨順世間，啟發核心為重的取向吧！

即使退一步想，以效用來說，運用以男性為主軸的稱謂，在男主女從的社會現實中，是否更具有啟發自信的作用？禪師面對的是有所怯弱的女性，她們已然認同「大丈夫」是讚美之詞，是成為獨立主體的象徵，所以加此在女性身上，是足以啟發她們的自信；而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中，給予女性禪師中性或偏向男性的稱謂，是否也有尊敬禮讚之意？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我們藉由各種方法來觀察女性禪師們如何在那個時代努力，也藉由一些方法了知當時或細或巨的性別現象，從名相來觀察，可以了知有這些性別執取的痕跡與文化，但反過來不能就此證明

運用這些語言的人皆一定有所執取；即使真有執取，在教化現場能展現效用者，最為重要，若要追究言稱者的內心世界，則可知或不可知。又，「性別智」並不只以破斥為用，隨順因緣，適性適機，啟發體性自信，亦為大用，所以性別智有可能顯展在此，隱沒於彼，顯展者有用，隱沒者不見得無用，即使此有彼無，其屬自然，不必因此抹殺，也不必強詞貫之；就如某人堅持某些價值，也不見得能徹頭徹尾實踐於所有事物上，也可能有所貫徹而無顯跡，所以本末巨細、輕重緩急，各有抉擇，但並不礙於其在此價值上的努力。

女性禪師的出現，確實啟發女性在悟道上的自信，有所大用，因為離開稱謂，他人評價她時，除了從證悟上來讚嘆她之外，也多會從性別處來稱美之，例如譚貞默視她與無著妙總為「先後宗門兩大總持」，而且在說法能力上，她還比無著更進一步；嚴大參以優曇鉢華現來喻其弘教；王相說更由此而言「所謂大道不分男女相，於茲益信」。女性禪師一音住持的善護禪院，請季總來院開爐，這裏的學人亦以此而問：

善護禪院一公院主，同諸護法紳衿請就院開爐。上堂，問：「鑪鞴已就，四眾雲臻，和尚作麼生煅煉」？師打云：「一棒一條痕」。……問：「掀天揭地逞風流，大道無分男女儔，白壁定從山上採，赤珠端向海中求。今日和尚大冶洪開，煅煉凡聖，未審何人搬柴，何人運炭」？師云：「無眼耳鼻舌身意者」。²⁰

顯然她作為女性禪師的性別問題，並沒有因為她使用傳統稱謂而消失不見，相反的，時人見到她，請她上堂說法，多會由此

²⁰ 《季總語錄》卷1，頁447中。「鞴」字，原為左「革」右「葡」。

切入而曰：「大道無分男女儔」等等，顯然她的存在召喚出人們對這個議題的衝突與矛盾，但也從她得到答案，成了證明「大道無分男女」的活教材。

四、對女修行者的教化

（一）大道本自現成，何分女相男形

季總對女修行者開示時，會主動提及「大道不分男女相」，沈夫人誕辰，請她上堂說法：

沈夫人誕日。請上堂。……師云：「大道從來本現成，何分女相與男形，忙忙業識無時住，滾滾塵緣不暫停，富貴功名風裏燭，金銀田土日中冰，須明靚體無生忍，雲在青天水在瓶」。²¹

沈夫人誕辰請上堂，此時的大眾，必然有沈夫人與其女性家眷們，所以女性數量應該不在少數，甚至可能佔了大多數。季總先以一音定槌，用平等現成之義來安定女修行者的心，接著再啟發她們：業力紅塵翻纏不停，即使再大的富貴、再好的功名都敵不過它，終至煙消雲散，唯有真心修道，明心見性，則知法住法位，實相自明。季總實實在在地顯露：「大道從來本現成，何分女相與男形」之教化，讓這些女眾拋卻自卑之見，自信入道，自肯悟道。

季總〈贈以貞道人〉詩偈云：

世間同隊幾同修，獨羨君能得自繇，截斷情關如水冷，
了知苦海若雲浮，襟懷灑落塵緣累，骨格英奇佛祖侔，

²¹ 《季總語錄》卷1，頁447上。

勘破箇中男女相，乾坤何處不風流。²²

這位以貞道人應該是女性，而且是從婚姻中脫出的女性。季總先讚賞她能截斷情關，灑落塵累，更從她的性別入手，讚許並教化她「骨格英奇佛祖侔，勘破箇中男女相」，具備佛骨佛格，不陷入女相卑弱業重、離道較遠之迷思，不落入男性為尊之概念，雙破男女相，成證無男無女，成證實相空性。然而，不只如此，季總最後還期許她能從「空」出「有」，「乾坤何處不風流」，展現悟境之大用，如果用性別來說，此時是男是女，就作男作女，風流處處，也就處處風流。

（二）善用女性公案

在語錄裏，除了專門以公案來作詩偈的拈古頌古外，季總的開示法語較少使用公案來提問，在說法浩浩之中，例如有舉陸亘參南泉、臨濟無位真人、佛陀夜睹明星、龐蘊難難難、七賢女、女子入定等等公案，但依語錄的份量來看，其公案使用的比例並不多，而且很多都只是拈提其題，或藉此開出其自己的教化語句，很少在公案話頭上繞參下語，倒是學人居士有以四料簡、末後句、三轉語、棒、賓主、奪人境等臨濟宗旨來問，但季總多予以回機轉照，將之點撥至學人自身，不隨之陷於陳套舊式中。所以觀季總修行過程，是以公案話頭入，也以此悟入，但在教化時卻沒有太圍繞於公案上，也因此形成句意新玄，不積累成文，不落窠臼的風格。

在這些不多的公案中，卻有二類公案被季總作特別的善用，這二類公案，筆者將之稱為：女性公案與男居士公案。所謂女性

²² 《季總語錄》卷1〈贈以貞道人〉，頁464中-下。

公案，也可稱為女公案，就是以女性人物為角色的公案，例如天女散花、女子入定、燒庵婆、臺山婆等。男居士公案，即是以男居士為角色的公案，例如龐蘊、維摩詰等，後者將於季總對男居士的教化再討論，在此先以女性公案來論。

季總在運用女性公案時，開示的對象都是女修行者，包括比丘尼、女居士，而且公案的對答內容常會有較清楚的呈現，但這並不表示對女性說法時一定只用女性公案，季總也會使用其他非女性的公案來教化女修行者，但對法眾為男性時，則沒有使用女性公案的情形，所以所謂善用女性公案其意即在於此，如此一來，在師／法／徒的關係上，即是女性禪師以女性公案來教化女性，形成女性／女性／女性的同性連結，這樣的連結在修道的應機契入上必然有所幫助。

季總語錄的女性公案，除了在對眾說法裏出現，拈古、頌古中亦有，這二種文類本來就是以公案為核心所作的解悟詩偈。拈古之公案共有十二則，頌古的公案共有四十七則，在拈古中屬於女性公案者有：「趙州路逢婆子」、「浮杯與凌行婆」、「玄機女道者」三則，佔十二分之三；頌古裏屬於女性公案者則有：「女子入定」、「七賢女」二則，佔四十七之二。女性公案本來就較少，季總的拈頌古裏也並未全然收入，所以與整體公案比起來所佔的比例不高。從這些一共五十九則的拈頌古看來，季總本身對女性公案之外的公案也相當熟悉，並不偏廢，一方面是因季總之教化對象並非局限在女性，一方面是對屬於臨濟宗的季總而言，參究各式公案是修悟過程的常態，只是如實呈現而已；另一方面，對悟者而言，物物通透，處處觸機，也沒有偏廢之理。而這些拈頌古並非對眾開示之語文，屬於開放性的教化，無從判定其對眾的性別，所以下討論時，就不把在拈頌古內的女性公案納入。

以下便將這些女性公案以及對法眾、教化的內容羅列出來，而且為了呈現較完整季總為女修行者的教化，所以儘量不避累冗整段引出。但必須說明的是，當稱為某夫人、優婆夷時，其為女性則無誤也，但如為出家人，從法名並無法判別其性別，那麼就依戒律來推論，她們為季總之出家弟子，應該是比丘尼。在分辨上比較困難的是使用道者、道人稱謂的人，這二個稱謂在語錄中顯示，用於女性者多，指帶髮修行的女性，但偶而又有用在男居士的例子，不過基本上它是指稱專致修行的人。季總使用女性公案時，就有一則是對明心、明性二道者所宣說，這二位道者應該是在家修行者，但無法明確其性別，故羅列時將之列於後面。又有一則是總持如慶喜的女性公案，舉問者似乎是比丘，將之列入最後一則。

這些女性公案教化共有七則：七賢女遊尸陀林、師子端因尼來參、月上女出城、城東老母、七賢女遊尸陀林、舍利弗與天女散花、總持如慶喜。其中七賢女公案出現二次。

1、七賢女遊尸陀林——對普度庵脫塵上人、李夫人洎眾優婆夷等說

住昭陽普度菴，脫塵上人同李夫人洎眾優婆夷等，請上堂，拈香祝聖畢，……問：「南嶽開華，禹門結果，未審和尚唱誰家曲」？師云：「一月映萬川」。進云：「恁麼則湖水連天碧，薰風匝地香」。師云：「那裏得者消息來」？尼一喝。師便打。……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卓拄杖一下。……乃豎拂子，召大眾云：「會麼？會，則干戈永息，天下太平，不會，徒向山僧口裏討鹽討醋，山僧昔年在南嶽刀耕火種時，收得些楮

杻，今來普度菴中，與汝等當陽拈過，非圖續燄連煙，且要大家知有，遂舉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者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女一時契悟，且道現前大眾與七賢女相去多少？若向者裏連得便行，不勞向外馳求，自然得大受用，其或未然」，擊拂子云：「神威顯出騰蛟鳳，電眼揮來錯過他」。²³

這是季總到普度庵開法上堂時的一次開示，請法的人是「脫塵上人同李夫人泊眾優婆夷」，看來普度庵應該是尼庵，而脫塵上人應該是比丘尼，這次在場的是一群女修行眾，有比丘尼亦有女居士。面對這群女眾，季總與之機鋒問答後，作總結時提舉「七賢七遊屍陀林」公案，講七位女子來到墳場因而契悟的公案，這個公案季總只拈出關鍵的一段對話，其原來的內容為：

世尊因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這裏，人在甚麼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²⁴

「七賢女遊尸陀林」的女性公案，重點在悟者是女性，而且這七位女悟者之悟，超越阿羅漢，而所悟的內容與性別無直接關係，

²³ 《季總語錄》卷1，頁446上-中。

²⁴ 明·瞿汝稷編，《指月錄》卷1，《新纂卍續藏》冊83，頁406下。

也並非藉性別來啟悟。當七位賢女來到墳場，見活潑潑的生者與殭死的死者外現同一體相，但實際已天差地別，這當中差異何處？那個活活潑潑的跑到那裏去了？所以一女指屍體曰：屍體在此，人在什麼處？一女曰：什麼！什麼！這樣的疑惑，讓她們諦觀思惟，最後各各契悟。然而怎麼契悟？這是千差萬別，萬般不同，無法從字面得知，但契悟什麼？總是佛法實相，亦可從她們向帝釋索取的三樣東西來了解，亦即「無根樹」、「無陰陽地」、「不響山谷」，這三樣東西都指向離斷二邊，亦即空性實相。季總拈舉這則公案時，並未提到帝釋供養七賢女之事，只將重點放在七賢女一時皆契悟上，並點撥一句：「且道現前大眾與七賢女相去多少」？這句公案點撥，正是季總提女性公案來教化的用心所在，核心所在，一方面讓對法眾：女性能因公案裏的女性角色，產生典範作用，見賢思齊，奮發參究，認肯成佛修道，不是夢事，了生脫死，也非難事，所以季總才說「與汝等當陽拈過，非圖續燄連煙，且要大家知有」，並為女性舉女性公案，提醒一句「相去多少」，讓在場的女性修行者，生有為者亦若是之想，放下執取，連得便行，得大受用。

2、師子端因尼來參——對沈夫人等說

沈夫人誕日。請上堂。冥通三界，洞徹十虛，函蓋乾坤，包羅萬象，道有則纖塵不立，道無則遍周沙界，擬心湊泊，白雲萬里，著意馳求，風塵匝地，若也回光知落處，一輪明月正當天，復舉吳山師子端禪師因尼來參，端以紅粉塗面。尼輒驚悟。師云：「大道從來本現成，何分女相與男形，忙忙業識無時住，滾滾塵緣不暫停，富貴功名風裏燭，金銀田土日中冰，須明覲體無生忍，雲在青天水在瓶」，驀召大眾云：「祝延一句又作麼生委悉」？

擊拂子云：「芙蓉露滴筵鋪錦，丹桂香飄地布金」。下座。

25

有位沈夫人，應是富貴人家的夫人，她生日時來到寺院，請季總上堂說法，此時可能也有眾多女眷相隨，季總向她提舉師子端禪師的公案，這個公案主角是一位比丘尼與宋代師子淨端禪師(1030-1103)：

師抵鄣南，見上方超和尚，有一尼師來參。師云：「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驚而遂悟。超和尚有頌附：「堪笑吳山老禿奴，巧粧紅粉接師姑，茫茫宇宙人無數，那個男兒是丈夫」。²⁶

淨端禪師因見舞獅，有所警悟，之後常穿著如獅皮的彩帛，被稱為端師子，其教法脫卻軌範，行為坦蕩不拘，是個散聖型的禪師，就這則公案來看，亦是如此。有位尼師來參訪師子禪師，禪師要她明日五更再來相見，時間一到，禪師將自己臉上塗脂搽粉，端坐在堂，五更是天未亮將亮之時，在此天色未明之際，又不是看得很清楚，也並非看不清楚，就如禪門的參話頭，最是有其可疑處，而尼師心識慣性，其所擬見者是個男性比丘尼，不料入見，竟是彩妝女人，瞬時之間，是男？是女？驚疑不定，心識所擬，見相疑破，由此驚而遂悟；悟個什麼，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所有擬，皆是妄作，心識外相亦復如是。

師子禪師以男相轉成女相，破己之男相，也破尼師之男女俗見，尼師因而契入根本，頓斷執別而有所悟。此男女俗見，是男尊女卑，男主女從，所以要破的是卑劣想，亦是尊貴想，這段公

²⁵ 《季總語錄》卷2〈法語〉，頁452下。

²⁶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卷下，《新纂卍續藏》冊73，頁78下。

案真所謂見佛悟道，見婦人相亦能悟道也。而那位超和尚的頌詩亦相當有趣，「那個男兒是丈夫」？現象上丈夫是男兒，但是有男兒相可得乎？丈夫一定是男兒嗎？就如師子禪師有男兒相可得乎？既無男兒相，女人相亦不可得。這個女性公案不僅主角是女性，內容也與性別執取有關，是個關乎男女相的精彩公案，與天女散花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時沈夫人誕辰，想必是來寺院或設齋或進香祈福，而且不僅是祈福，還請季總上堂開示佛法。季總首先展現道之非有非無，而修行者最重要的是心念無執，不假外求，一旦有執有求，即已天差地別，若能回光返照即是本然自在處。依此，季總舉師子端因尼來參之公案，一方面正顯遣性別之執，盪性別之相，亦即道無男女相之義，一方面亦隱喻參悟解脫，放下一切，回光返照，無智亦無得，便可「一輪明月正當天」也。所以所謂「回光落處」，一語雙顯，應之於悟道參禪，即是佛性本然，應之於誕辰生日，即是落地成女之時，成女成男皆是外相緣起，成女亦非女，是男也非男，不應執也無所執；佛性本然，染污與修證亦是緣起，染污不得，修證不無，一心放下，如實自在。而就季總接下來的「大道從來本現成，何分女相與男形」句，更可了知季總藉這個公案，特別著意於鼓勵沈夫人等女性，不拘女形，認取大道。所以這個祝壽延年的日子裏，勸戒她們業識忙忙，滾滾紅塵不曾停，富貴功名與金銀財產皆無常易謝，唯有悟道才得自在。

3、月上女出城——對沈夫人說

示沈夫人。橫按鎬鉞，山河大地風颯颯，單提正令，魔軍外道絕行蹤，衝開萬里青霄，椎碎銀山鍊壁，處處盡彰華藏界，頭頭獨露法王身，無邊福智莊嚴，萬億神通

顯，於此薦得，不假外求，原是本有，其或未然，更為你葛藤一上，不見舍利弗入城，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問云：「大姊何處去」？女云：「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得言如我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皆依大涅槃而住是否」？舍利弗云：「是」。女云：「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於斯明得，埋沒己靈，於斯不明，辜負先聖，且道畢竟如何？雲在巔頭聞不徹，水流澗底大忙生。²⁷

這位沈夫人不知與之前之沈夫人同否？這一篇是季總為她單獨開示的法語，季總要她直下薦取本有佛性，如果於此不能證取，季總只好為學人架設「葛藤」，提舉月上女出城的公案來舖明其道，讓學人順著葛藤得以參究「一上」。季總把這段公案的對答呈現得很完整，與一些公案總集內容相差無多，例如《指月錄》云：

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否？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怎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²⁸

月上女是佛經所載的一位境界很高的女子，有《佛說月上女經》。這段公案是舍利弗要入城，月上女要出城，兩人相遇，舍利弗以外境的去來不同問，而月上女以涅槃寂靜之體同而答，所以同住同去亦同來。這個女性公案是以高明的女性悟者為主角，依此形

²⁷ 《季總語錄》卷2，頁452下。

²⁸ 明·瞿汝稷編，《指月錄》卷2，《新纂卍續藏》冊83，頁413下。

成既定性別觀的張力，而其內容跟性別議題並無直接關連。季總提拈公案後，為避學人順著葛藤卻留在葛藤上，所以再運用截斷兩邊的方式：「於斯明得，埋沒己靈，於斯不明，辜負先聖」，如果由此公案而悟，以為此公案為悟道不二法門，即為凝滯，實不明心性佛性本顯，如果不能由此公案領悟，以為這公案無用，也是辜負先聖賢女。如此塞住學人因此公案而生的「有、無」之執，再逼顯「且道畢竟如何」？句點撥，看學人是否能無明死而大道生，不落二邊，又能妙用無窮。這樣的啟悟手段在禪門是相當常見的，但伎倆雖同，臨場當機，師生相呈，還是很能展現啟悟的力量。

4、城東老母——對李三夫人說

前承道愛，情出格外，遙憶慈容，宛如覲面，泰州居止頗靜，無勞分慮，嘗欲道人看城東老母公案，地與時遙，不知近日體究如何？山僧有箇頌子，聊為舉似，蓋以良驥追風，或借勢於鞭影也：「繡戶臨芝絕品評，何須開宴待瓊英，十分春色遊人醉，一種天香透骨清」。向者提得便行，可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見有佛可成，有眾生可度，來去自由，如鳥飛空，豈不暢快平生耶？倘其不然也，須自加鞭策始得。²⁹

這是季總給李三夫人的一封信，談到季總之前曾指示她參究城東老母公案，這個公案內容如下：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

²⁹ 《季總語錄》卷4〈書問〉，〈與李三夫人〉，頁468下。

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³⁰

城東老母不願見佛，還以十指掩面，卻總是處處見佛，這個故事本有愚蠢老婦之意，但在禪林就不同了，它成了一個經常參究的公案。這個公案並非以超越性別為內涵，而且公案之面相變化較大，但因為公案主角是女性，所以禪林參究拈頌時，特別會就女性性別來作文章，例如雪竇對此曾言：「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回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覷著，將調雪竇門下，教你學老婆禪」³¹。福巖容云：「老姥不欲見佛，天然氣槩，東西總皆是佛，氣槩天然，於此見得，老姥即佛，佛即老姥，不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但同樣在女性性別上作文章，卻不見得都是認肯的，例如清化巖則云：「雪竇失却一隻眼，殊不知老婆猶帶脂粉氣在，見個黃面老子即便迴避，若見山河大地又向甚處迴避？」³²那麼究竟是評斷老母「有丈夫之作」是，還是「猶帶脂粉氣」是？這個女性公案之不定性就特別地強，這也是禪宗教化的特殊處，要殺要活，總在禪師手上靈活運用，能靈活運用者即是。對女修行者運用女性公案教化，本有見賢思齊之意義在，但在此見賢乎？見不賢乎？或已無見賢見不賢之糾葛了，這都在禪師手中，也在參究悟入者心上。季總給城東老母公案讓李三夫人作為本參，並關切她參究得如何？在夫人參究功夫持續中，季總並再提舉個頌子，讓李三夫人能就此契入，並指點她提得便行，兩邊截斷，了此大事，即可暢快平生。

³⁰ 明·瞿汝稷編，《指月錄》卷1，《新纂卮續藏》冊83，頁407上。

³¹ 同前註。

³² 這一則皆見清·集雲堂編，《宗鑑法林》卷4〈城東老母〉，《新纂卮續藏》冊66，頁298中。

5、七賢女遊尸陀林——對超禪、超聖說

示超禪、超聖。舉七賢女玩賞春。一女云：「我與姊同游屍陀林」，諸姊云：「屍陀林皆是死屍，臭穢有何可觀」？一女云：「汝但同游，中間自有奇特」。到彼，見諸死屍，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在甚麼處」？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悉皆悟道。感天帝釋散花供養，女曰：「空中散華者何人」？答云：「某天帝釋，見諸姊悟道，特來散華供養，凡諸姊所需，我皆供給」。姊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愛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云：「一切珍寶我皆有之，此三般物而我實無」。女喚云：「帝釋」。帝釋應諾。女云：「汝道無是甚麼」？帝釋遂隱去。師云：「水底木人吹鐵笛，雲邊石女織金梭，三般物是祖翁物，何必忙忙賤賣他，雖然如是，且道畢竟歸于何處？一月影臨千澗水，片雲風度萬重山」。³³

這則公案是對超禪、超聖提舉的。季總承萬如之法，其弟子法名應該是以「超」字行，就如語錄記錄者為侍者超祥，所以這二位應該是季總的出家弟子，亦即比丘尼。季總為她們提舉七賢女公案，比起之前為普度庵的脫塵上人、李夫人等優婆夷所舉的更完整細膩清楚，將帝釋散華，七賢女要求三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之情節也納入，但前後面與一般公案總集所載有所不同，一般是：帝釋不知所措，便一起請教佛陀，佛陀曰：「橋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為結。但季總部分沒有這段情節，

³³ 《季總語錄》卷2〈法語〉，頁453上。

而是換成當帝釋表示無這三物，女子叫喚：「帝釋」，帝釋應答，女則曰：「汝道無是什麼」？帝釋便隱去。前面，亦多了七賢女原為賞春，卻前往屍陀林的過程，增加賞春與死亡的對比性。

七賢女所提三物，皆是指涉離斷二邊，不落有無之意，所以「無根」、「不響」、「無陰陽」，意指實相空性，帝釋不知，以「無」此三物回之，此「無」是「沒有」之意，而七賢女啟問：「無」是甚麼？此「無」則是佛法緣起空義。七賢女要之三物與「無」之啟問，都指向實相空義，帝釋茫然不知，只得隱去。

提舉公案後，季總針對這三物作偈語點撥。木人怎會吹鐵笛？何況又在水裏，石女如何織金梭？何況又在雲邊；所以木人、石女皆象徵空性，這是禪門常用的象徵，而與七賢女的三物意涵相同。禪門在運用木人、石女之象徵時，或讓他們跳舞唱歌，或讓他們呵笑生子等等形色動作，這就是象徵此「空」非頑空，而是實相空，實相空能起大用，空愈大，功用愈大，因為超越有無，是在有無中超越，並非滅除有無，因此季總也曰木人吹笛，石女織梭，即空有一體融攝，所以這些是佛佛相傳，祖祖相受的「祖翁物」；今季總也來教化傳受，這種成聖作佛的實相妙義，在語句上卻輕易道出，而且此道彼也道，心上功夫卻無感無覺，似乎在嘴皮上賤賣掉了，所以還是得向弟子們提問：「且道畢竟歸于何處」？此問一出，未有回應，季總便以禪境作結：「一月影臨千澗水，片雲風度萬重山」，一月影與臨千水、片雲風與度萬山，影風皆虛幻，臨水度山是其大用，所以亦是木人吹笛、石女織梭之另一種表達。

6、舍利弗與天女散花——對明心、明性二道者說

示明心、明性二道者。昔日維摩室有散花天女，機辨縱

橫，得大無礙。舍利弗問：「何不轉卻女身」？天女云：「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須臾間，天女忽變作舍利弗，以舍利弗變作天女，卻問舍利弗：「何不轉卻女身」？舍利弗云：「我今不知此身，當何所轉」？須臾，天女運大神力，彼此轉變，還復如故。為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於此若明，回天關，轉地軸，促無量劫為一日，延一日作無量劫。男子身中從定入，女子身中從定出，女子身中從定入，男子身中從定出，非同非異，無自無他，其或未然，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上玉闌干。咄。³⁴

就如前言，此二位道者究竟是男性還是女性，無法確認，但依前面這些女性公案所舉都是對女性修行者，而且公案內容都頗清楚的狀況來看，這則開示都能符合以女性公案來為女修行說法的狀況，而且在天女散花公案後，季總再以男子身中入定，女子身中出定，女子身中入定，男子身中出定，這種男女身互為出入定的教法，顯然都是在突顯男女身相之如幻，鼓勵教化女性。

季總對明心、明性提舉的女性公案是天女散花，這個公案是相當典型也最著名的「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的公案，藉由舍利弗與天女的對話，很清楚得將佛法對性別的看法表達得淋漓盡致。季總很清楚地表達公案內容，這個故事出自《維摩詰經》，後來成了禪門參究的公案之一，在《指月錄》的內容為：

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乃自化身如

³⁴ 《季總語錄》卷2〈法語〉，頁452下-453上。

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相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³⁵

於此相比，季總所提舉的雖有一些簡省，但該表達的都表達了，而且意句點明得極好。首先季總就標立散花天女為一位機辨縱橫，得大無礙者，給心中還有男女執相的舍利弗一點顏色瞧瞧，將他變女變男。季總講述完公案，更點出天女之神變與智慧，是神通妙用，也是法爾如然，既放且收，如如自在，為公案作了簡明精妙的結語。

接著再指示二位道者，若能於此明得，心即解脫，於時空中也能自在，還特別拈出男女身中互可出入定的變化，更見破除男女相之堅執，明男女相之虛幻，呈現法爾如是，也展現悟者之變化自在。所謂非同非異、無自無他，兩邊離卻，也兩邊自在。季總突顯天女之神變自在，其實已超越性別的問題，而是解脫的問題，所以她才說於此明得，「回天關，轉地軸」，開合時空。而她藉由男女相之幻變來教化，引導女性入悟道之途，正是應女性契機。

7、總持如慶喜——對學人說

此外，尚有一女性公案是學人主動問起，此問者性別不明，

³⁵ 清·集雲堂編，《宗鑑法林》卷2，《新纂卮續藏》冊66，頁296上。

但因为是女性公案，又與季總本人有些關涉，所以還是觀察之。當時季總是到太倉積慶庵上堂，有人啟問：

師至太倉，佛成道日，眾檀請上堂，問：昔日總持云：如慶喜見阿閼佛，一見更不再見，且道與世尊睹明星悟道，還有優劣也無？師云：龍眠自有衝天志。進云：當陽一句無私語，放出千年露地牛。師云：逢人切莫錯舉。問：祖祖相傳即不問，燈燈續燄事如何？師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進云：蹋斷曹谿空劫外，乾坤何處不稱尊。師云：你還未夢見在？僧喝。師便打。乃云：正覺山前，明星現瑞，輝騰今古，積慶菴中，眾目全彰，爍破乾坤，明明不覆藏，歷歷無遮護，抹去壅狐涎，潑開凡聖路，虎穴魔宮，隨心瀟灑，須彌大海，任我翻騰，如龍得水，似虎踞山，佛祖到來，管教他無容身之地，且道釋迦老子還有出頭分也無？卓拄杖云：枯木堂前休錯過，白雲堆裏好商量，朔風連日通消息，獨讓寒梅遍界香。下座。³⁶

總持是達摩的女弟子，這段公案是達摩要弟子各提所悟解者，總持所回答的語句，當時達摩許以得「肉」，雖不如慧可的得「髓」，但也還並非初淺的得「皮」。學人將總持所悟來與佛陀相比，所比不倫，似乎有意在隱喻男女性別在悟道上之優劣。季總沒有落入圈套，不在優劣中與之爭得短，也未在性別上著眼，以「龍眠自有衝天志」應之，龍雖眠，志本然，也暗喻女性雖現女形，佛性具在也。學人更進一步要季總放馬出來，展露本事。季總抑之，要他莫錯舉。機鋒語句一問一答，禪師觀機、伺機、引機、應機，

³⁶ 《季總語錄》卷1，頁445上。

所謂有來無對，無來有對等等相對應，無非是要讓學人自悟本心。而語句背後的心象，有時可在語句文字上尋得，有時則不能，所以徒自文字尋索，未盡全面，這是觀察機鋒本應具有的常識。

學人轉而再問傳承問題：「燈燈續燄事如何」，季總反問「誰是出頭人」？是你？是他？頗有引蛇出洞之意。果然學人心有所執而上勾，自言「何處不稱尊」。季總再以「否定」、「疑」勘驗之，此時僧喝，師打，喝打之間，僧是否有悟？不得而知。

季總為此作了總結：「積慶菴中，眾目全彰」、「如龍得水，似虎踞山」，皆顯現自身悟境與大用，而「佛祖到來，管教他無容身之地，且道釋迦老子還有出頭分也無」？前面學人拿女禪師總持與佛陀相比，今日女禪師季總與佛陀來對看，結果是「佛祖到來，管教他無容身之地」，今日在積慶庵上堂者為季總，法王說法是季總，有因有緣集此會，在印度的佛陀當然無有因緣處，所以自然「無容身之地」，此段句顯露女性禪師季總的悟者自信與悟者本然，間接離卻性別問題，以悟者平等平等、因緣如是如是來看待。那麼佛陀有沒有出頭的分呢？此話並非真的要得到什麼正確答案，也沒有什麼正確答案，只是要引動當場的學人，再伺機教化而已。可惜當場無人反應，季總遂以詩作結，要大家莫要錯過人生，莫要錯過修行，一旦消息來了，成佛作祖遍界香。

季總運用的女性公案相信不只這些，這只是語錄呈現出來的而已，而季總對女性的教化，並不局限在女性公案，也沒有必要如此，這是很清楚的，例如對高彙旃夫人開示時，舉世尊睹星開悟：

示高彙旃夫人。……今道人既具信根，但當發勇猛心，著精進力，譬如遠客還故鄉，久久行去，自然到家，不

見昔日世尊棄王宮，入雪山六年參究，一朝睹星，忽大悟云：「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忘想執著不能證得」。道人向者裏一覷便透，不妨與世尊同一受用，苟或不然，二六時中切莫放過。³⁷

季總並曾與她有一段機鋒對答：

師茶次，舉杯問高彙旃夫人云：「不觸不背，喚作甚麼」？云：「自古重陽九月九」。師云：「放汝三十棒」。³⁸

季總喝茶舉杯，勘問高夫人所謂「竹篋子話」。又有對黃君略夫人開示法語，羅列許多公案、話頭名，表達一悟百透，千七百則公案都可一齊穿串：

示黃君略夫人。……單提一句無義味話，真參實究，參來參去，……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青州布衫、鎮州蘿蔔，乃至千七百則，一串穿卻，雖然到者裏，始好喫山僧痛棒在。³⁹

由此可知季總不可能受限於女性公案上。又有對王士英夫人的開示亦是如此說：

示王士英夫人。……驀頭打破疑團，便見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是甚麼宛脫丘，然雖如是，且道千七百則，畢竟明得甚麼邊事？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⁴⁰

所以季總對女性的教化並不局限於女性公案，因為應女性之機也

³⁷ 《季總語錄》卷2〈法語〉，頁451中-下。

³⁸ 《季總語錄》卷2〈機緣〉，頁450中。

³⁹ 《季總語錄》卷2〈法語〉，頁452上。

⁴⁰ 同前註，頁452下。

並非一定得靠女性公案。但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季總對女性提拈非女性公案並不多見，而且多只是提舉其題，這種只舉題的情形，也出現在對男性以非女性公案教化時，這與運用女性公案時那麼清楚完整的講述，有著天壤之別。這些狀況都是顯示季總特別善用女性公案來教化女性的性別智所在。

體察到季總對女修行弟子的這種用心，特別拈出「女性公案」一類來彰顯之，就「法」與「徒」來看，是女性（女性公案人物，女性）與女性（受法者，女性），這些女性公案裏的女性角色，容易讓女修行人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認同感，讓她們能夠更貼近這些公案人物的心靈，進而更能體會公案的內涵精神，何況許多女性公案的精神常常是關乎「大道無分女形男相」的機鋒，常常是境界高妙的女性，將視女性為障重、卑微、附屬的男性整頓一番的顛覆過程，這一點更能貼近女性處境，讓女修行者放下自身的卑微感，建立悟道的根本自信。而且從這一點透入，打破女性的根本分別心，也即能一透萬透，更具銳利之契悟之機。但除了見賢思齊、破男女相之價值外，禪法核心的教化並沒有因此偏廢，例如城東老母公案即是個明顯例子，藉由性別來點撥無關性別的禪法內涵。

為何這些女性公案會被比較完整的呈現？可能是季總開示時本來就說得清楚，也可能是參禪、公案對女性來說較不熟悉，尤其是女居士，所以更需要多點背景、公案內容的說明，以幫助她們的了解。也或許與季總的語錄編撰記錄者侍者超祥、超遠有關，她們應該是季總的比丘尼弟子，由於季總善用女性公案來教化她們，對這些公案自然熟悉親切，所以記錄時就增補仔細一些。

就目前資料留下的二則季總的老師山茨對她的開示，其中

一則，山茨連舉二個公案來指點季總，這二個公案皆屬女性公案：大慧問妙總（庄上喫油糝）、舍利弗與天女：

偈語見處，似不出記憶揣摩得來，非親證親悟語。何則？……不見大慧和尚問尼妙總曰：「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去庄上喫油糝」？尼云：「和尚放某甲過，方敢通個消息」。慧云：「我放過你，試道看」。尼云：「某甲亦放和尚過」。慧云：「爭奈油糝何」？尼喝一喝，拂袖而去。爾試理會看。如舍利弗與天女公案，非唯錯會，兼且不識語脈，謬解之甚，何不看天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此等說話，如握靈蛇珠，圓活自轉，橫縱無礙，不留朕跡，爾若果到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則頭頭上了，物物上彰，居俗亦得，為尼亦得，何有淨穢之間哉？⁴¹

山茨認為季總對舍利弗與天女公案「非唯錯會，兼且不識語脈，謬解之甚」，可見之前季總已在參究此公案，若能到「求女人相了不可得」之境界，則能處處通透，物物顯真，無淨穢之執，在家出家皆無礙矣。由此看來，山茨讓季總參究女性公案，並連舉二個女性公案來開示，指點參究「女人相」之機，可見頗有應其女性性別之機的用意，而季總應該也從老師那邊體會到這點用心。

修行有其時節因緣，這些因緣不必只在一端，所以女修行者不一定要參女性公案才能開悟，因為以女性公案來教化，只是契應其性別這一機而已；然而，有應機便有其契悟處，所以對女性以女性公案教化亦不失為一種契悟處。所以男性禪師對女修行者

⁴¹ 《南嶽山茨際禪師語錄》卷3〈示尼繼總二則〉，《嘉興藏》冊27，頁364中-下。

以女性公案教化，必然有其應機之用心，而女性禪師以女性公案來教化女修行者，除了應機之用心外，其核心關鍵處即在同其心、同其感、同其情之感受；應機，尚有彼此之距；同心同感同情，即是同在一境也，因此其契悟之機會更利更順；所以同樣使用女性公案，山茨以女性公案來教化季總，與季總以女性公案來教化女弟子信眾，就有所不同，這種差異就在「師」（講法者）與「徒」（受法者）的連結上，季總以同為女性來連繫，而形成師／徒，即女性／女性，這樣的連繫，必然能啟悟女弟子的自信自肯，在男性禪師與女性禪師數量差距甚大的歷史現狀下，這種機緣頗為難得珍貴。

於是師／法／徒，即是女性／女性／女性的連結，季總作為女性禪師，面對到女性修行弟子信眾，她感同身受性別在女性心靈上的或隱痛或烙痕或分別執取，而這也正是悟道的契機所在，也讓同為女性的弟子發為自信，形成典範意義，同樣的，女性公案亦有這樣的效果，所以她善用女性公案來教化女性，讓女性從中參究入無在無不在、非異非同的解脫自在境界。

（三）信取自己

對修行要具有自信，有關這樣的教示有二則，巧得是，這二則都是對女居士開示的，她向高彙旃夫人開示時曰：

示高彙旃夫人。入海不避蛟龍，信利在江海也，入山不懼虎兇，信利在山陵也。世諦且爾，況學道乎？然學道參禪豈有他術邪？不過穩辦一信字耳。《華嚴經》云：「信是道元功德母，信能必到如來地」。古德云：「欲超生死，

必須妙悟，妙悟匪他，惟自信耳」。⁴²

此信心是「信能必到如來地」，穩辦一信字，學道、妙悟就能順當。另一則是對錢叔嘉夫人的開示，也曰「信取目前自己」：

示錢叔嘉夫人。我祖師門下，無一法與人，不過教人信取目前自己而已，道人既見山僧掛箇選佛牌，便好單刀直入，掇取巍科，……⁴³

季總對這二位夫人開示「自信」時，並未以此特指為女修行者所需，但因為對象為女性，也頗有應女性之機，特別要女修行者信取自己之意。另外，對黃君略夫人開示，亦連帶提到須具大信心：

示黃君略夫人。脩行學道皆有悟門，不可盲修瞎學，虛喪天日，必欲明此無上妙道也。須具大信心，發大勇猛，立大志，……⁴⁴

〈壽李夫人七十〉詩偈有云：

何必山邊與水邊，閨中須信有神僊，
種桃閨苑三千歲，茹藥人間七十年，
別室幽蘭香發遠，中庭丹桂蕊方妍，
白雲解得青山意，萬里飛來擁壽筵。⁴⁵

「何必山邊與水邊，閨中須信有神僊」，強調解脫自在不在外境，閨中也自有自在處，也是信閨中自己，能自在解脫。而在未特定教化性別的〈喃喃語〉中亦有「慢則心輕，信微則志弱」語，亦

⁴² 《季總語錄》卷2〈法語〉，頁451中-下。

⁴³ 同前註，頁451下。

⁴⁴ 同前註，頁452上。

⁴⁵ 《季總語錄》卷4〈詩偈〉，〈壽李夫人七十〉，頁464下。

顯示信取自己，是通乎性別的教化。

這些信取自己的教化中，有特定對象者都為女居士，而對男居士卻未見於此有特別的叮囑，所以季總對此似乎有應女性之機的特別教化處，不過若論及應機，其應機之處，或許也只是基於個人特質，不一定絕對是應性別之機，這一點是必須清楚說明的。

（四）機鋒、悟境的女性描寫

季總教化女弟子時，總會貼切於她們的身心狀態、日常生活，所以在提舉參究處、描寫悟境時，以女性身心事物為喻，今舉二例呈現之。

在給李三夫人的信中，除了關心她參究城東老母公案的狀況，還提個偈頌，這樣的教示是要給已在參究公案的人一點觸引，讓她有風可追，有鞭影可趁起，季總的偈頌是：

繡戶臨芝絕品評，何須開宴待瓊英，十分春色遊人醉，
一種天香透骨清。⁴⁶

這個頌子頗為特別，文句充滿著貼切女人生活的「女人味」，有非常明顯的應女性之機，繡戶、瓊英、春色、遊人醉、天香、透骨清，但「絕品評」、「何須開宴」，則勘破之，前二句勘破繁華自繁華，後二句以春色、醇醉、透骨清香來喻顯契悟境界。

季總曾為一位黃夫人，題其行樂圖讚，此圖應是畫黃夫人日常悠閒生活的描繪，而且應該有她凭欄之像：

者箇夫人知不知，一身隨處露雙眉，欲知叉手藏鋒句，

⁴⁶ 《季總語錄》卷4〈書問〉，〈與李三夫人〉，頁468下。

盡在憑闌不語時。⁴⁷

一身露雙眉，有一處二現之妙用意，這一處是空幻處，所以曰個「知不知」。前二句，描寫夫人之身貌，也寫出道之體用。因為體如幻，體不生，所以「欲知叉手藏鋒句，盡在憑闌不語時」，不語即藏鋒，後二句既寫如幻、不生之理，也寫黃夫人憑闌不語的形象，此讚寫來理象相參，而且貼合畫中主角黃夫人之形象，可謂以描寫女性形象來喻顯參究機鋒的佳作。

但是這種方式的描寫並非對所有的女性必然如此，有時只是點到為止，並沒有特別明顯，如〈示錢牧齋夫人〉：

鴻鈞轉處露陽春，好聽鶯啼綠柳陰，驚起渠儂無背面，
一輪依舊落西林。⁴⁸

此錢牧齋夫人不知是柳如是是否？頗有可能。第二句「好聽鶯啼綠柳陰」，也個「綠柳陰」不知是否相關？而此句的鶯啼、柳蔭也微微地有女性的意象在。又如〈與高夫人〉：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輪明月耀乾坤，茫茫宇宙人無數，
幾箇如君開頂門。⁴⁹

則是全然沒有所謂的女性意象。又有〈超月優婆夷行樂圖〉：

不是僧兮不是尼，六門面面鏡牛機，當軒突出無回互，
午夜堂前月正輝。⁵⁰

⁴⁷ 《季總語錄》卷4〈讚〉，〈黃夫人行樂圖〉，頁468中。

⁴⁸ 《季總語錄》卷4〈詩偈〉，〈示錢牧齋夫人〉，頁467中。

⁴⁹ 《季總語錄》卷4〈詩偈〉，〈與高夫人〉，頁467中-下。

⁵⁰ 《季總語錄》卷4〈詩偈〉，〈超月優婆夷行樂圖〉，頁468中。

亦沒有特顯其女性意象部分。〈贈以貞道人〉後四句：

襟懷灑落塵緣累，骨格英奇佛祖侔，勘破箇中男女相，
乾坤何處不風流。⁵¹

又特別從破男女相來談，撇開傳統的女性意象來寫（但不一定就成為男性意象，只是有可能成為預設男性意象）。諸如此類可知，季總面對女弟子時，很自然地也很有機會地，依弟子女性性別之生活形態、身心狀況來作為機鋒、悟境描寫的承載語詞。但這樣的悟境描寫是靈活變化的，並非必然如此。

五、對男居士的教化

嚴格來說，季總語錄中並未特別顯現對男居士有性別議題的教化，例如大道無男女、破除男女相等，但從教化內容來看，在對比之下，似乎有一些別於女性者在，今就觀察所得以二點明之。

（一）善用男居士公案人物

季總除了善用女性公案外，對於男居士的教化，也特別善用了男居士公案。這些男居士以士大夫為核心，他們與禪林來往互動頻繁，互相影響，是禪林一群重要、顯性的修行人與護法，這一點是閨門中、庵院裏的女居士無法比擬的，所以每每談及居士，都隱含預設為男居士，便是此理。季總來到江南，當然也與這些男居士相往來，並受到他們的讚譽、護持，所以經常有機會為他開示法要、指導參禪。一般而言，季總在對大眾或單對男居士開示、說法時會拈舉公案，但不多，在這些公案的使用上，昔日男居士悟道之人物、公案經常被季總拈來啟發男居士，例如〈贈倪伯屏居士〉：

⁵¹ 《季總語錄》卷4〈詩偈〉，〈贈以貞道人〉，頁464中-下。

眼中金屑謾勞評，水近高樓適楚情，
室擬維摩空未得，學期龐老悟無生，
迴環竹樹詩增韻，遠映谿山畫有聲，
識得箇中消息子，宰官居士亦聞名。⁵²

維摩詰居士是佛教中最有名的在家居士，其境界可比文殊，是個大乘菩薩。而龐蘊也是中國著名的以男居士身悟道，季總便以維摩詰、龐蘊來點撥倪居士。又有〈張權始居士來樞李賦此以贈〉第二首：

一天雨雪詩腸潤，萬里關山智眼收，龐老覺華吹更發，
妙香今日滿山樓。⁵³

亦是以龐蘊來比喻期許他。又對葉紹顥開示：

示葉季若居士：祖師門下直捷單提，貴乎全身擔荷，稍涉遲疑，便不堪了也。不見陸亘問南泉，龐蘊參馬祖，一撥便轉，何等痛快，何等直捷，彼既丈夫，我亦爾，豈肯讓伊獨賢哉，……不惟勘破龐蘊諸老，直饒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齊立下風有分。⁵⁴

陸亘與龐蘊都是居士身，他們分別參問南泉、馬祖有所徹悟。所以季總曰「一撥便轉，何等痛快」，而「彼亦丈夫，我亦爾，豈肯讓伊獨賢」？所以期許同為男居士身的葉紹顥能門下直截擔荷。陸亘參南泉事為：

……又一日。問泉曰：「弟子家內餅中養一鷺鷥，漸長大，

⁵² 《季總語錄》卷4〈詩偈〉，〈贈倪伯屏居士〉，頁465下。

⁵³ 《季總語錄》卷4〈詩偈〉，〈張權始居士來樞李賦此以贈〉，頁465上。

⁵⁴ 《季總語錄》卷4〈法語〉，頁451中。

出餅不得，如今不得毀餅，不得損鷲，和尚作何方出得」？
泉召曰：「大夫」。亘應諾。泉曰：「出也」。亘從此開解。

55

陸亘由此公案豁然開解，契道悟入，成為南泉之法嗣。而龐蘊參問馬祖事為：

……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呈頌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自是機鋒電掣，諸方無禦。⁵⁶

待汝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蘊在此句下頓悟玄旨，也成為馬祖法嗣。季總就是提拈這二個公案向葉紹顯開示，讓他見賢思齊，勇猛精進，居士身亦是悟道身。在寄給興化沈居士的信言：

……須知古人一期方便，直下無你迴避處，祇貴連得便行，不存軌轍，始可捉他淨名龐老敗缺，稍涉遲疑，白雲萬里，……古人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終不妙。惟居士自勉之。⁵⁷

淨名即維摩詰居士。季總為沈居士開示參究話頭的功夫，一旦悟入，便可「捉他淨名龐老敗缺」，不僅看透這些悟者的玄機，還可以捉他們尾巴，遊戲一番。她拿維摩詰、龐蘊作典範，作觸媒，也作墊腳石。就像季總在一次上座時，較仔細地開示陸亘瓶中鵝

⁵⁵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上〈陸亘傳〉，《新纂卮續藏》冊 86，頁 583 上。

⁵⁶ 明·朱時恩輯，《居士分燈錄》卷上〈龐蘊傳〉，《新纂卮續藏》冊 86，頁 580 中。

⁵⁷ 《季總語錄》卷 4〈書問〉，〈寄興化沈居士〉，頁 468 下。

的公案，並再究問：

上堂問：慧日高懸，千山竝秀，滿目英賢，誰是作者？……復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和尚曰：「學人餅中養一鵝，鵝漸大，出不得，如今不毀餅，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喚大夫，陸應諾，泉云：「出也」。陸從此開悟。師云：「陸大夫弄巧成拙，若不是南泉，未免餅破鵝飛，自傷己命。且道喚出後如何」？萬里鵬翔遠，千年鶴共飛。下座。⁵⁸

季總舉此公案，再勘論勘論陸大夫，說他「弄巧成拙」、「自傷己命」，這便是「捉他敗缺」也，而悟者對祖師公案的撿點勘論，無非是要啟悟弟子而已，並非真在批評高下。

因為這些士大夫居士是禪門中重要的修行者與護法，所以他們的修持也左右著禪林興盛與否，季總曾在〈與黃樵雲居士〉信中談到對當時男居士：

山埜寓姑蘇有年，每見縉紳居士參究此道者，不是見地偏枯，便為知解籠罩，真參實究者，屈指全無，昔日龐居士、楊大年、李駙馬輩皆操履真實，見道穩密，此等流亞，無復再見。⁵⁹

季總又舉龐居士與楊大年(974-1020)、李駙馬(988-1038)，後面兩人都是北宋人。楊大年，名億，即北宋文學西崑體的大家；李駙馬即李遵勗，字公武，他們二人為好友，都是朝廷大臣，又都好參禪悟道，與當時著名禪師石霜楚圓、慈明常相往來問道，禪宗

⁵⁸ 《季總語錄》卷1，頁445上。

⁵⁹ 《季總語錄》卷4〈書問〉，〈與黃樵雲居士〉，頁469上。

典籍留有許多他們問答機鋒。⁶⁰季總舉這三位以前的男居士意在相較當時縉紳居士參究此道者，未能如他們三人般真實履踐。而觀察以上例子可知，季總在提舉這些居士時，大都只是點題其名，並未如開示女性公案般詳細講述內容。

對於當時有志參究的男居士們，季總每每以男居士公案人物來砥勵他們，如維摩詰、龐蘊、陸亘、楊大年、李遵勗等人，用意就是在應機施教，使興起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之志。

（二）警戒文字知解之障

參禪修道常會有陷入知解堆裏，產生障病，而季總在針砭這個問題時，都是在為居士開示之時，就如前面所引〈與黃樵雲居士〉所言：「山堃寓姑蘇有年，每見縉紳居士參究此道者，不是見地偏枯，便為知解籠罩，真參實究者屈指全無」，⁶¹見地偏枯、知解籠罩，前者指見地偏於空寂，後者指陷在文字知解裏面。為申漢培居士開示時也曰他：「患在聰明太過，於古宿機語上得些理路，便為了當，殊不知縱有入處，不過途路之樂耳，…得古人言句，著如來偈，云：即今認取主人翁。山堃不覺失笑」。⁶²在〈與陳方三居士〉詩：

識得當人舊主翁，仲尼鼻孔本來同，
掃除文字閒枝葉，悟徹良知脫有空，
予欲無言俱漏泄，吾無隱爾露真風，
直須嚼出其中味，道學從教一貫通。⁶³

⁶⁰ 清·彭際清，《居士傳》卷20〈楊大年李公武〉，《新纂卮續藏》冊88，頁217下-218下。二人在宋史皆有傳記。

⁶¹ 《季總語錄》卷4〈書信〉，〈與黃樵雲居士〉，頁469上-中。

⁶² 《季總語錄》卷2〈法語〉，頁451中。

⁶³ 《季總語錄》卷4〈詩偈〉，〈與陳方三居士〉，頁465下。

她要陳方三居士能掃除文字閒枝葉，並能嚼出其味，道學一貫通。士人多以儒入，儒釋之通透正是其先天之課題，但能勘透這關鍵，即能「仲尼自鼻孔本來同」。〈贈敬可徐居士〉亦是：

稔識浮名似幻如，遠離人境結精廬，
庭前修竹堪藏月，簾下環谿任走魚，
明眼早知三要旨，忘心頓貫五車書，
莫將世事空牢係，漢闕秦宮盡古墟。⁶⁴

「忘心頓斷五車書，莫將世事空牢係」，季總期許他能對文字知識、歷史世事，有更通透的領悟，如此一來，參禪悟道才能順暢而入。

季總對當時男性居士的教化，善於運用悟道之男居士公案人物來啟發他們，也常在稱讚他們飽讀詩書時，為他們擴清文字知解上的執著，針砭勿在古人言句上找樂處，不僅無助悟道，更添阻障。

六、結論

就體性來說，季總之教化並無因性別而有差異，所以其方法亦是可以多樣化的，而不必局限於某一種形式，只是因為其女性禪師之身份，她的弟子信眾自然聚集比一般男性禪師更多的女性，而男性居士之信眾亦所在多有，因此其在性別智教化上，自然會更貼近於女性修行者，這是她作為女性禪師一種特質，季總將此特質展現為：善用女性公案，形成「師／法／徒」之連結，是以同性之女性（女性禪師）／女性（女性公案）／女性（女修行者）的因緣相連繫，產生共感共成、勘破性別執著、形成自信

⁶⁴ 《季總語錄》卷4〈詩偈〉，〈贈敬可徐居士〉，頁465上。

典範之效。另一方面，同時為她們破除性別偏見、女性劣弱之想，有「大道本自現成，何分女相男形」之教，並強調信取自己，也由此以女性生活狀況來作機鋒、悟境的描寫，以熟悉的情境來啟發女修行者。相對的，季總對男居士的教化，也能善用見賢思齊式的男居士公案人物來啟發，並特別對他們太過沈陷在文字知解上的警戒。

從教化面來看，季總為女性修行者強調「大道本自現成，何分女相男形」與「信取自己」之教，為男居士警戒沈陷文字知解之害，由果推因，或可由此襯顯季總所面對的女性修道者較怯於悟道的自信，而自卑於女相的劣弱；而男性修道者尤其是男居士之病，則在容易陷入文字知障之中，環繞在知識見解，無法放下身段，直接實踐佛法。而季總對男女修行者各自的障礙，展現她的性別智觀察，並對症下藥，加以教化點醒。

季總的性別智教化，以女性公案、男居士公案來啟發女性及男性的修行者，這是依不同性別採取不同的見賢思齊方式，以增加悟道效果，尤其她自己女身成證，對女性來說更是活生生的證明，具有啟發信心的大功用，而以女性生活的事物來作機鋒、悟境的描寫，也是以能貼近女性經驗來讓教化更為有效。對女性而言，女性公案的善用，不僅實踐當時參究公案的悟道方式，也能一舉勘破女修行者怯於悟道、卑於女劣之想，遣除女性自我的性別偏見，打通女性心脈，確立女性自信，導引女性悟道，具有區別、適性、貼近、引導性別的特質，是季總性別智教化的主軸與特色。

季總徹禪師，衡陽陳婆子，這是《衡岳志》為她留下的一個稱呼，即使指出她的女性身份，但也冠了夫姓，所以重點全在名

相背後的心靈。在稱謂上，季總隨順禪門中性或偏向男性的稱謂法，然重要的是，身為女性，季總深入自我心靈，尋求解脫之道，在南嶽修悟，曳杖到江南，展現她的弘法教化，也展現她對女修行者的性別智用心；當時她從南嶽而來，是被江南佛法之盛所呼喚？是被女禪之盛所召引？不管如何，她的出現為明末清初的江南女禪注入極有特色的一章。



引用書目

一、原典

姚秦·鳩摩羅什（譯）

2008 《大智度論》，《大正藏》（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5年），冊 25

宋·釋師皎（重編）

2008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新纂卍續藏》（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冊 73

明·瞿汝稷

2008 《指月錄》，《新纂卍續藏》（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冊 83

明·朱時恩

2008 《居士分燈錄》，《新纂卍續藏》（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冊 86

清·釋通際

1987 《南嶽山茨際禪師語錄》，《嘉興藏》（臺北：新文豐，1987年），冊 27

清·釋季總

1987 《季總徹禪師語錄》，《嘉興藏》（臺北：新文豐，1987年），冊 28

清·釋超永（編）

2008 《五燈全書》，《新纂卍續藏》（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冊 82

清·集雲堂（編）

2008 《宗鑑法林》，《新纂卍續藏》（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冊 66

清·彭際清

2008 《居士傳》，《新纂卍續藏》（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年），冊 88

清·朱袞

2004 《衡岳志》，《中華山水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山志卷 32

清·李元度

2004 《重修南嶽錄》，《中華山水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山志卷 31

清·王端淑（輯）

1667 《名媛詩緯初編》（清音堂刻本，1667年）。轉引自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站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二、專書

Beata Grant

2009 *Eminent Nuns: Women Chan Master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三、論文

蘇美文 Su, Mei-wen

2008 〈伏獅女禪：祇園之禪教化與性別智〉，《臺大佛學研究》第 15 期（2008 年 6 月），頁 139-204

“Fu-Shih Female Zen: Zen Education and Gender Wisdom of Qi-yuan,” *Taiw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15 (2008.06), pp. 139-204

Miriam Levering

- 1992 “Lin-chi (Rinzai) Ch’an and Gender: The Rhetoric of Equality and the Rhetoric of Heroism,” in José Ignacio Cabezón (ed.), *Buddhism, Sexuality and Gend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p. 137-156



Female Zen Case: Zen Master Ji Xong's Gender Wisdom Enlightenment

Su, Mei-wen*

Abstract

The female Zen Master Ji Zong Shing Te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1606-1658 ?) was taught and enlightened by Shan Chi Tong Gi Zen master at Nanyue. When she arrived at the south of Yangzi River, Wan Ru Tong Wei gave her Ling Gi Fa Mai. Then she went along with destiny in the south of Yangzi River. She lived in the Zen Temple to learn and live. When she was being taught she learnt fast and cleverly. The sentences she said were mysterious, new and vast and were highly complimented by everyone. Writers divided the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Zen Masters into “Zen enlightenment” and “Gender Wisdom Enlightenment”. This document is about the description and research of Ji Xong's Gender Wisdom Enlightenment. This document also describes her knowledge and wisdom towards female enlightenment, which shows her special enlightenment towards males. This docu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what she calls herself, and what she calls real men. 2. Enlightenment towards females. 3. Enlightenment towards males. The appropriate using of female Zen cases, with the practice of Ling Gi cases Zen meditation can get rid of sex discrimination. And can also break the conception of female Zen learners humble in female inferiority. Also allow females to break through, become confident and become role models. Enlightening females, and having an appropriate female characteristic is the main poi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i Xong's Gender Wisdom Enlightenment.

Keywords: Ji Xong, Gender Wisdom, Zen case, Female Zen Master, Women in Buddh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